

家書一

曾國藩六種

程潛一

# 曾國藩家書卷一

致父母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印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汶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換大車。僱三道篷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擱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即於是日三更，趁風平波靜，徑渡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都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謄真。初八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爲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尙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債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又有八處之家。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鄭小珊現無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

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聖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大病；不數刻而凶訊至矣！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歿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詡恭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爲之一變，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季仙九師，陸正詹，放浙江學政，初十日出京。廖鈺夫師陞尙書，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朱師徐師靈樞，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書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敘，以煩瑣爲貴。謹

致祖父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喫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僅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

部尙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嗜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嘔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之庵，皆代爲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爲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曉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逢摺使，敬稟一二。

致父 (五月十八日)

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廿里舖發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

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藉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詩文精萃，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冢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沈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

致祖父（六月初七日）

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絹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一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惟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聖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牀，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賻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進京，賻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尙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鈔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鈔。昨接家信，始

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二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他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賤，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圃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餘容續稟。

致祖父（六月廿九日）

六月初六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五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尙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

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經管長郡曾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十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尙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健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月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求病愈了，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病愈，今年酬願。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

致父 (八月初三日)

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

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桑子，不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一係河間廿里舖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峴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龍鬚草蓆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峴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彭山峴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日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目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男目下光景慚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

難，京與家鄉相仿，但不勒逼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債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岷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尙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王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

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貲，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篋篋不飽，聲名狼藉，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鈔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騖，一無所得。厚二總以書熟爲主；每日讀詩一首。

致父母（八月十七日）

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此時房屋頹圯，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

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銀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勤七叔交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唯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褚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

致叔父（八月十七日）

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尙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爲，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渣前賣得頂好料一具，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怍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嬪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尙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爲幸。

致父母（九月十五日）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即言欲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自不是，弟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新，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伴，現已看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尙未爲晚。男因弟總以書決，百計阻當，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峴同歸。彭會試罷屈，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輩扶襯南歸，行李家眷，僱一大船，頗挾重資。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

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爲極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蓋九弟不過堅執，實無絲毫怨男也！

致父母（十月十九日）

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午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

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欲今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爲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相好無猜。昨接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父親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十萬言而弟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男婦身體如常；孫兒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尙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營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敬呈近事，餘容續稟。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鉤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

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鷦鷯，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爲同岑石，無爲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猶可磴。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盛。纒。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致祖父母

（十一月十九日與國荃同具名）

十一月初二日，孫發家信第十五號，外小鞋四雙，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大約新正可到。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卽達生，極爲平安。寓中所僱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縛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大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峯在京，孫憐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

致父母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能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卽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

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爲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杜蘭、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岷出京，男爲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

致父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與國荃同具名）

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內呈家中信六件，寄外人信九件，不知已收到否？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體亦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燻臘附回。

此間現燻有臘肉猪舌，猪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爲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二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

致父母（正月十八日）

新正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岷轉寄，不知到否？去年臘月十九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脇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症。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症。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症，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脇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脇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

日亦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可復體還元。」男日已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剿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

致父母 (二月二十四日)

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尙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

杰爲亂，攻占崇陽、沂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反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早已合龍，大功告成矣！九弟前病思歸，況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親母親大人放心。

致父母（三月十一日）

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不知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蕪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男近來每日習帖，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與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此

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撤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舊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素來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以後稟。

致祖父母（四月二十七日）

三月十一日，發第四號家信，四月初十廿二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因寄有銀覆筆帖等物，待諸弟晉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迹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辦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謂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

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漆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壳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日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感窘迫，恐不能顧家耳！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

致祖父母 (六月初十日)

四月廿七日，呈家信第七號，內美四信，不知已收到否？孫兄弟在京平安，孫婦身體如常。曾孫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盪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

堂太守興曉於六月初進京，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莘田世任放貴州貴西道；黎樾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孫在京光景雖艱，而各處迪擲，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貲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前寄書徵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蕙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帶筆念。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廬。

致父母（七月初四日）

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婦生產雖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爲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爲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王道盛，渠在甯鄉界住，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岐，雲門寺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家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去年聞吳春岡說，定五甚爲發奮。今吳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甲名，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現在廣西藩臺汪朗渠鳴相，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

三年點狀元。阮臺元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皆未取頭場，即於其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繼賢，黔陽人，中書科中書）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鄭名世任，給事中，現放貴州貴西道。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杖（另紙錄出大仙示語）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同縣謝果堂先生興嶠來京，為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與王道隆何未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峴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昂岡榮燦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篋，並交陳季收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每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

致祖父母（八月初一日）

七月初五發第九號信，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孫即不復勸阻。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即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既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即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因孫有送家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知叢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既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即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莘田先生（名世任，長沙人，癸酉拔貢，小京官，由御史升給事中，現放貴西兵備道）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即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

四始決計。即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僱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三日僱定；九弟僱轎車一輛，價錢二千七十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二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僱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昨九弟出京，七日在任邱縣寄信來京云：『向澤伺候甚好』）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二十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資。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即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天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常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

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詩文精粹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換讀精粹；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悖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弟之好處也！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中。孫恐家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鬟因其年已長，其人太蠢，已與媒婆兌換一個，（京城有官媒婆，凡買妾買婢，皆由他經紀。）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同縣謝東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便；王道盛（王恆信之姪）捐府經歷；黃艦之子捐典史；以外無人。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

致父母

（八月十二日）

八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家信，內載九弟南旋事，甚詳，不審到否？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念三卽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爲患較去河南不過三分之一。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洽，臨別依依難捨。同鄉如書鏡海俞岱哥謝果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皆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此次摺差於七月十六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尚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彭王姑墓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徵一表叔。正月十二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

致祖父母（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信，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佔犯微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蒸熱，服之

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嬸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蕃，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其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動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耆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鑑薦一老媽吳姓來，渠在湘鄉苦請他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

脫。孫接至家住一月，轉薦至方夔卿太守宗鈞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神在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餘容後呈。

致四位弟（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實靜養。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着。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許之慰，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

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埤，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先生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可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口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

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想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科名而無愧。食之得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

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競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心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即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式格紙，以便裝訂。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予有大銅尺一方，屢尋不得，九弟已帶歸否？頻年寄黃英百菜子，家中種之好否？在省時已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

致父母 (十月二十六日)

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蕭莘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月初一日到京。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尙在黃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等及孫男女皆平安，餘詳與弟書。

致弟（十月二十六日）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鄭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配，何也？又爲祖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過矣！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

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

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峰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之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

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鈔幾葉付回也！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瑟儻，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郡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金竺虔報滿用知縣，現住小珊家；喉痛月餘，現已全好。李筆峯在湯家如故。易蓮舫要出門就館，現亦甚用功，亦學倭良峯者也！同鄉李石梧已升陝西巡撫。兩大將軍，皆鎖拏解京治罪，擬斬監候。英夷之事，業已和撫，去銀二千一百萬兩，又各處讓他碼頭五處。現在英夷已全退矣！兩江總督牛鑑亦鎖解刑部治罪。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

致父母 (十一月十七日)

十月廿七日，發第十二號信，不知收到否？男在京身體甚好；男婦亦如常。孫男日益胖，毫無小恙；孫女於昨十五日滿週，一年之內，無半點累大人之處，真可謂易養者也！合寓上下平安。海疆平定以來，政簡人和，雍熙如舊。廖鈺夫師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總督。奕山奔經並擬斬監候罪。滿協辦大學士敬徽補授漢大學士，尙未宣佈。今年南河決口，河督麟慶革職，現放潘錫恩爲總河。同鄉京官並皆如常。其餘瑣事，詳載諸弟書中，不敢上瀆。

致諸弟 (十一月十七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七日寄弟書一封，內信四葉，鈔倭良峯先生日課三葉，鈔詩二葉，已改寄蕭辛五先生處，不由莊五爺公館矣！不知收到無誤否？十一月前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惜鈔回不能作楷書耳！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

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之不孝之罪，幸甚！幸甚！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誇。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上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曹西垣與鄒雲陔十月十六日起程，現尙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梧之子入贅。黎樾翁亦有次女招贅；其婿雖未讀書，遠勝於馮舅矣！李筆峯尙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何子貞

之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雖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擱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盡皆懶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奈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設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惟諸弟細察。

致父母 (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十四，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寶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龍見田年伯來京，男請酒，渠辭不赴；意欲再請翰臣，待明春始辦席也！在省未送程儀，待見面可說明。漆壽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盜灰不用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爲買漆之用。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爲堂上吃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逢原，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考語，列等第；取一等者，卽外放道府。湖南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者，例不京察。同鄉黃蕪卿兄弟到京，收到茶葉一簍，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

致諸弟（十二月二十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月十七寄第一號信，想已收到。父親到縣納漕，諸弟何不寄一信交縣

城，轉寄省城也！以後凡遇有便，即須寄信，切要！切要！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況，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寡，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是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泊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主，良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

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廿七歲。張筱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奮，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皆聞余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辦。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吳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已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着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見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

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明年正月間，恭逢祖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竇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爲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在作壽屏兩架，一架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琉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姪兒甲三，體日胖而頗蠢，夜間小解知自報，不至於濕牀褥；女兒體好，最易扶攜，全不勞大人費心力。今年冬間，賀耦庚先生寄卅金，李雙圃先生寄廿金，其餘尙有小進項。湯海秋又自言借百金與我用，計還清蘭溪寄雲外，尙可寬裕過年。統計今年除借會館房錢外，僅借百五十金；岱雲則略多些。岱雲言在京已該賬九百餘金，家中亦有此數，將來正不易還。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該賬，尙不過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則日見日緊矣！書不能盡言，惟諸弟鑒察。

### 課程

主 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本二 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讀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葉，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 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爲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謹言 刻刻留心。

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保身 謹遵大人手諭，節欲，節勞；節飲食。

作字 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致父母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二十日補請二席；又請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大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偕季弟從汪覺庵師遊，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修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稟，叔父大人，怒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即爲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俟續稟。

致諸弟（正月十七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

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菴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菴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菴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慕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彊不訓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兀傲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

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闐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論親於道，不可疵議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誹，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歐陽牧雲并九弟言之。以後願與諸弟痛徵此大罪。六弟按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縈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

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王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質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常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

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麤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即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而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立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菴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忠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

信。曹西且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念兩金竺度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度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舟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愈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敍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既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卽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

爲妙。堯階若有大學，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收書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亂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薦條薦兩朋友，弟留心訪之可也！

致父母（二月十九日）

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復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汪覺菴師，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峴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覺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筵，男不克在家慶祝，心尤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諸弟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專擅，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

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回信，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心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懼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尊命。」殊不知男爲兄弟相好起見，故復縷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

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

致諸弟（三月十九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間曾寄一信與諸弟，想已收到？二月發家信，時甚匆忙，故無信與弟。三月初六已刻，知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茲因金竺度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雙。竺度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度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以廿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衡陽從師束修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即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此次竺度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半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要我付回。另付回大考名次，及升降一單，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

致祖父母

（三月廿三日）

二月十九日，孫發第二號家信；三月十九日，發第三號，交金竺度，想必五月中始可到省。孫以下闔家皆平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疏。向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賦亦另謄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邵燦，己亥湖南主考；錫麟，江泰來，安徽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一日，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着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孫蒙升授翰林院侍講，現在尙未補缺；有缺出即應孫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致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膚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

本何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金竺度於昨廿一日回省，遂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度借銀五十兩，卽以付回。昨在竺度處寄第三號信，信面信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竺度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則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半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尙不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日引見，渠若於廿八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賞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

致父母 (四月二十日)

三月廿日男發第三號信，廿四日發第四號信，諒已收到；託金竺度帶回之件，諒已照信收到。男及男婦孫男女皆平安如常。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二單。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竊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三十五萬兩，

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鉅案也！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英周系劉權之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念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甯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

致祖父母（六月初六日）

四月廿日，孫發第五號家信，不知到否？五月廿九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何如。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致差，孫安帖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

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致差九人，皆妥當完卷。六月初一，放雲南主考龔寶蓮，辛丑榜眼；段大章，戊戌同年；貴州主考龍元僖，王桂，庚子湖南主考。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坐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

致六弟（六月初六日）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褻，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

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諸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編，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即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編；不然，亂翻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律詩；若在省，爾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

應酬寫政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寫二首，弟視之其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支，後日還他可也！兄國藩手草。

致諸弟（六月六日）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

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即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盡得。付筆回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寫付還。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編，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市，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致父母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男在四川，於十一月二十還京，及時無摺弁回南；至十二月十二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會受恬處。受恬，名與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進京引

見，正月初四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必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安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大小平安；至除夕得氣痛病，正月初三，卽服人參。初八長逝。岱雲哀傷異常，男代爲經理一切。廿三日開弔，男賻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賻儀三百廿餘兩。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蕙妹移寓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面！待聘妹夫，恐不諳耕作事，不宜寫田作也！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何如？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卽分送各戚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既兌錢百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鄰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男自四川歸後，身體

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岱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僱乳媽，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芝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渠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即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即考國子監學正。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日覆試，倘有文理紕繆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

致諸弟

（正月廿六日）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妹，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不親。必有所專宗，而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光任任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措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耶？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陳堯農先生信，至今未接到。黃仙垣未到京。家中付物，難於費心，以後一切布線等物，均不必付。九弟與鄭陳馮曹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

致諸弟（二月十四）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廿六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十日黃仙垣來京，接到家信，備知一切，欣慰之至！所付諸物，已接收，脯肉一方，鵝肉一邊，雜碎四件，布一包，烘籠二個；餘皆彭雨蒼帶來。朱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眷同居，係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鶴仙現尙未到，余已爲賃本衙衛關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

樹堂正月十六來余家住，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三，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一句，不以天下奉一人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必得。連傳其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樞。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膽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廿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余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迴不似從前光景，面胖而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尙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應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庵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葉，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曾受恬自京南歸，余寄回銀四百兩，高麗參半斤，鹿膠阿膠共五斤，聞墨廿部，不知家中已收到否？尙有衣一箱，銀五百兩，俟公車南歸帶回。同鄉湯海秋與杜蘭溪子女，已過門。廢婚，係湯家女兒及父母並不是；餘俱如故。周介夫鸞鳴放安徽廬鳳道。其女兒欲許字紀澤；常南陔大淳升安徽臬臺，其孫女欲許字紀澤。余俱不甚

願。季仙九師爲安徽學政後，升吏部右侍郎。廖老師名鴻基，去年放欽差至河南，塞河決，至今未成功，昨革職，賞七品頂戴，在河工効力贖罪。黃河大功不成，實國家大可憂慮之事，如何？如何？餘容後陳。國藩手具。

至祖父母

（三月初十日）

二月十四日孫發第二號信，不知已收到否？孫身體體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孫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嘯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還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尙多。至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扶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

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彼時再有信回。

致六，九弟  
（三月初十日）

六弟九弟左右：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尙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手，反致差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本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雜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冀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圓牆，望好音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詈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舉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掛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

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窮而爲之？抑道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活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蘭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期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

而田貨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受命之不猷者矣！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菴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菴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沒，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沾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蓄，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年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

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齋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齋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樂厚也！以爲較之尤齋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長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垢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

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服，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各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聽余之言也！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數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耒陽本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劃。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嗇客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饋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或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卽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

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尼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九弟來書，楷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多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致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

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應酬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時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即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數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

### 五箴

（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哲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伐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敬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聞言送日，亦擾汝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

愚駭。駭者終明，謂汝實欺；笑也鄙汝，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汝既汝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以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當，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令，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體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養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

熟讀書

讀熟讀書十葉

易經

看應看書十葉

詩經

習字一頁

史記

數息百八

明史

記過隙影（即日記）

屈子

記茶餘偶談一則

莊子

右每日課

杜詩

逢三日寫回信

韓文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齣

應看書

右月課

不具載

致四位弟 (四月二十二日)

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共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箱，單存箱內；又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毡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霞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尙在省城否？茲安花梁萊莊同年獻廷南還，又託帶四川闈墨四十部，共一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裝訂闈墨廿部，彭玉姑墓誌銘一幅（內業誤葉，慄誤慄）；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試筆寫的，故大小不勻）；又有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信詳述。

致父母 (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路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重；望將藥方，病症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偕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

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尙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渠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男當代爲留心。然分發湖南者，即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陔處即由男寫信回覆。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豈生不測，反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

致四位弟（五月十二日）

自三月十三日發信後，至今未寄一信。余於三月廿四日，移寓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二十四，梁棗莊南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尙未到。四月十三，黃仙垣南歸，余寄圍墨，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內城現住房共二十八間，

每月房租京錢三十串。極爲寬敞。馮樹堂那篤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二十四日卜學，天分不高不低，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岱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於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三月二十八日挑，甲午科共挑知縣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單已於梁棗莊所帶信內寄回。四月初八日，發會試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門生中二人；另有題名錄附寄。十二日，新進士覆試，十四發一等二十一名，另有單附寄。十六日自考差，余在場，二文一詩皆妥當，無弊病，寫亦無錯落；茲將詩稿寄回。十八日散館，一等十九名，本家心齋取一等十二名，陳啓邁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館。徐棻因詩內敝字誤寫敝字，改作知縣，良可惜也！二十二日，散館者引見；二十六七兩日，考差者引見；二十八日新進士朝考；三十日發榜，全單付回。三十一日，新進士殿試；二十四日，點狀元，全榜附回。五月初四五兩日，

新進士引見；初一日，放雲貴試差；初二日，欽派大教習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習六人，余亦與焉！初十日，奉上諭：翰林侍讀以下，詹事府洗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見二員。余名次第六，大約十八日可以召見。從前無逐日分見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舉行，足徵聖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見，則今年放差大半：奏對稱旨者，居其半；詩文高取者，居其半也！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東臯課文，甚潔淨，詩亦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氣爽利，近來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嶸崢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如火如茶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自慚其文之淡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豈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塔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恨悔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能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釣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

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便終不入泮，尙不至於饑餓；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初不可排剔敷衍，安於庸鄙，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筠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書。

致父母（六月二十三日）

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慕莊三處貨物單；此刻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起，讀爾雅；二孫女皆好。馮樹堂郭筠仙皆在寓如常。王五妹夫於三月廿三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

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着急。至於仕四，目前尙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只得磨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終恐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家爲安。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心，務求將病症開示。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知謹慎，大人不必望念。

致父母 (七月二十日)

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信，交摺差；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不知已

收到否？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八月十六日接四弟，九弟五月二十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均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考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稍從容者，又何也？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未刻即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筠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爲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挂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俟續呈。

致祖父母（八月二十九日）

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

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忘之，近亦尋出。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輓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為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為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即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比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為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至家，大約在春初。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誚為幸。

致四位弟（八月廿九日）

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

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東坡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後，家中亦甚整齊，俟率五歸家便知。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信，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

敬父母 (九月十九日)

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原名康立）中南元。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無可慮。諸弟考試後，盡肄業小羅巷菴，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為主。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務。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里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忽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呈。

致四位弟（九月十九日）

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也！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離却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叔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於余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則囑余將所作詩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

致父母 (十月廿一日)

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有寄劉霞仙一詩，想已收到。男身體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如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太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五在東昌有信來京，茲附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皆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吃烟而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意謂錢已夠用，銀可剩下到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敷用否？如不敷，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篋，大小剪刀各二把；其係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初九日，父親大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挂，不必付回。請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男不勝懸望。

致四位弟 (十月二十一日)

前次回信內，有四弟詩，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詩五首，想已閱過。吾人爲學

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sub>可</sub>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朱堯階便知。堯階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sub>一</sub>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言，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鴛鴦自以爲<sub>一</sub>厥何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sub>一</sub>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

致祖父母 (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味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晒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江西家受恬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免銀之難，往往如此！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嘆！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王率五到家，須即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曾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中有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

致四位弟

（十一月廿一日）

前日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願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德，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選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率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為科名中人，或能為學問中人，其為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何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

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樹堂篤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致祖父母（十二月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信。二十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列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曾興仁信，知渠銀尚未還，孫甚著

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鶴齋在寓亦好。荆  
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主事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  
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置。孫則情愿多給銀兩，使他回  
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  
得信，孫甚切望。嚴大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  
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

致諸弟 (十二月十八日)

十四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弁行急，未作書與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  
父親發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各一  
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為有禮，可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  
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缺望，故特作信寄丹閣  
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為開誠布公否？如堂上諸大  
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  
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

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日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璧」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誣也！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如何，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

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躡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書不盡宣。

致四位弟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即付還，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賚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賚奏廳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間，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汪雙汝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客上爲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買筆付回，刻下實無妙使，須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得到；縣試，則避

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看，隨列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

致四位弟（三月初五日）

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向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母一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掛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息，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銀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

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羅共臯於二月十八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十三人；二三等共百六十人；四等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湘鄉共到十人，鄧鐵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保無虞。芸臯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庵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舉官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歿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即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仍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雨歸，將來擇師尙未定。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子史精華家中現有，準託公車帶歸。漢魏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人古文尙無選本；近來

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偏可也！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躍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誠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已三分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隣里有事，亦望示知。

致父母 (四月十五日)

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室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綬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之書。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

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竺虔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向辦有送江家金家及朱嵐暄挂屏，俟郭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等筆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俟續具。

致四位弟（四月十五日）

三月初六日，余發第二號家信。是日余得會試分房差，即於是日已刻入闈；十三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即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猶多，其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即於是早出闈。在場月餘，極清吉。寓內眷口大小平安。出闈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查收，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尙未辦齊，待郭筠仙帶歸。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準于下次付回。四弟之信所問，蓋竇牟竇庠竇鞏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牟，實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筠仙朝臣

兄弟，及馮樹堂俱要出京；寓內更另請先生，現尙未定。草布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日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

致四位弟（四月廿四日）

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七日，朱嘯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套。茲因馮樹堂兩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兼毫筆二十枝；鹿膠二斤；對絲條幅一包，內金年伯耀南四條，朱嵐暄四條，蕭辛五對一幅。江峴山員四條，東海員父四條，父親橫披一個，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前信言送江峴山員高麗參六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唯諸弟稟告父親大人送之可也！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尙未定。諸弟若在省得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肅史樓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府。黃琴塢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不少人也！餘續具。

致四位弟（五月初五日）

四月十六日，余寄第三號信交摺差，備述進場，閱卷，及收門生諸事，內附會試題名錄一紙；十七日朱嘯山南旋，余寄第四號信，外銀一百兩，書一包，計九函，高麗參一斤半；

廿五日馮樹堂南旋，余寄第五號家信，外壽屏一架，鹿膠二斤一包，對聯條幅扇子及筆，共一布包。想此三信，皆於六月可接到。樹堂去後，余於五月初二日，新請李竹塢先生（名如篋，永順府龍山縣人，丁酉拔貢，庚子舉人）教書。其人端方和順，有志性理之學；雖不能如樹堂之篤誠照人，而已爲同輩所最難得者。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勤政殿，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藩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至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卽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持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卽得狀元，而周荇農壽昌去歲中南元，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所服之

白朮黑薑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平順，婢僕輩亦如常。去年寄家之銀兩，屢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四弟將賬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

致父母（五月廿九日）

五月初六日，男發第六號家信後，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前廿名，歡慰之至！諸弟前所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忻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呆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詩筆亦秀雅。男三審覽，實堪怡悅。男在京平安；十六七偶受暑，服藥數帖，禁葷數日而愈，現已照常應酬。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人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扶助，辦事則竭力經營。嚴麗生取九弟置前列，男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

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既爲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

致父母（六月十九日）

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內有升官謝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男於五月中旬出痘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出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男屢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戚難於應酬也！同鄉鄧鐵松之病略好，男擬幫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至家否？寶慶公車鄒柳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吉人黃麓西皆分發江

蘇，周子佩夏<sup>七</sup>平皆分發吏部主事。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如何？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

致父母（七月初一日）

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不審到否？中言：「頭上生癬，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sup>醫</sup>醫細看，頭上亦非癬也！皆熱毒耳！用生地煮水常洗，或用熬濃汁，厚塗患處即愈；現在如法洗塗，大有效驗。蓋本因血熱而起，適當鬱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心。寓中大小平安。陳岱雲之妾於二十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奉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圃先生象鵬，由貴州藩臺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邊，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迎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情也！如過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敘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

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憤發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

致父母（七月十六日）

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而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癩；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脇及胸腹約五十餘，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尙不敢必。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寫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荆七在陳宅，光景尙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靦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前次寫升官

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轉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職，仍日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壽文，準於八月摺差付回。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付，輓常老太嫗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

致四位弟（七月二十日）

七月十六發第十號家信，想已收到。二十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岱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弟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二十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家中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爬破亦無水；不喜著衣蓋被；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不搖。六弟之文，昨日始找

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準于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尙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覺庵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鄧誠於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尙快快有舛望。王荆七自去年來，不曾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凡我得外差，或得外官，即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次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矣，今年縣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

致叔父母（八月廿一日）

屢次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姪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姪

今年自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以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尙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於昨十八日移寓呂祖閣廟內，離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皆如舊。同年中祁篤藻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憤，不可牢騷廢學。

致叔父（九月十七日）

八月廿二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又小有法術。已請過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餒，亦難驟然復元。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

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輓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至其死，真俠士也！扶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記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願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賀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

致叔父母（十一月初一日）

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信，是呈叔父者；二十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九弟者；想俱收到。二十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二十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待講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姪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隕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

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興歧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若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損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卽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質鄙薄。設或敢於侮漫，則姪靦顏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望念，獨此耳！

致父母（十月廿九日）

十月初二，男發十五號家信。廿八日接到手諭第九號，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

在京平安。身上瘡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面上治愈，毫無疤痕，係陳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隕越之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皺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患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習文。孫男紀澤，鄭風已讀畢；古時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前信言宗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布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準在今冬寄到。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千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入歲，亦騎馬雍容。十五日皇上頒恩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男得誥封章，如今年可用璽，則春可寄回；如明夏用璽，則秋間寄回。然既得旨詔，則雖誥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誥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

致父母 (十一月二十日)

十一月初一，發十六號家信，內有覃恩條例單，不知收到否？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

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坟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肇幽靈。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知張羅得就否？同鄉唐海先生已告病，明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八代爲發刻；其刻價則係耦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幾。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李竹屋先生尙在男宅住；渠頗思南歸，但未十分定計耳！誥封二軸，今年不能用塹，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處，已於十一月寄鹿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鹿膠，阿膠，望付信來京，以便覓寄。

致父母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棣樓放廣西思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

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宮後，拚擋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蔭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喜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纒於官，代我構不解之怒。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男身體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補充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謝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棣樓帶至衡陽學署。朱堯階每年贈穀四

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却。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倘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枝，墨四條，同門錄十本；彭棣樓歸，男寄有藍頂二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

致父母（二月十六日）

正月初三日發第一號家信；初七日彭棣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倉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葦庵表叔鹿膠一斤；二月初寄第三號家信，想俱收到。男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尙未全愈，二月初吃龍膽瀉肝湯，甚爲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首烏爲君，而加以蒺藜，山藥，赤芍，免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遽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卽爲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毫無怨尤，同鄉張鍾漣下艱，男代爲張羅一切，令之卽日奔喪回里；黎樾喬於二月十四到京；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爲男煮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

人無不擊節稱賞。請之舉，大約六月可以用壘，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

致父母（三月廿五日）

上次男寫信，略述癩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係。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華山羅九峯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堂上大人勿以得差爲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

致子植季洪弟（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片。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上堂，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軀雖平安，而癩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并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陛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癩，貼膏藥於癩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

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二十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貼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寫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老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子植書法駕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和尚碑（徐浩書）及郭家廟碑（顏真卿書）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沈着，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辛田叔，以二枝送蕪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至五月，鍾子賓（名晉鴻，戊戌同年，放辰州府知府）太守往湖南，又可得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敖卅賚，陳世鎔）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

得家信；即令彼能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地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地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講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階藍，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盡宣，諸詳澄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致父母（五月十七日）

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爲「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既霑」得「霑」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寫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恬矣！男身上癱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間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

馮樹堂於五月十七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免，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問齋文濬丁艱。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蘭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

致父母 (閏五月十五日)

五月十八日，發第九號家書，內有考差詩文。男自考差後，癱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身上自腰以上，亦十去七八；自腹以下，尙未治。萬一放差，儘可面聖謝恩；但如此頑病而得漸好，已爲非常之喜，不敢復設妄想矣！六弟捐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免銀，廿一日可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十五即可錄科。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男身體平安，現服補氣湯藥，內有高麗參焦朮。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四弟自樹堂教書之後，功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章雖無大進，亦未荒怠。餘俟續呈。

致父母 (七月初三日)

閏五月廿六日，男發家信第十七號，想已收到。鄒雲陔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膏藥三十個，眼藥三包，張湘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月半後可接到也！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博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八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至廿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日夜九弟偕賀家埧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直一香案，上豎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

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求查收。餘俟續呈。

致父母（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兩號家信，喜堂上各老人均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損，亢則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十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閤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掛心矣！同縣黃王齋鄉試當外簾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明時昏；男癩疾近日大好，頭面全看不死，身上亦好了九分。十八生女，男婦極平安，惟太弱，滿月當大補養。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八月廿三日，摺差處發第十四號信；廿七日周縵雲處寄書屏，發十號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鄭七處寄誥封卷六十本，發第十六號信，均求查收。

致父母 (十月十五日)

九月十九日發十七號信；十月初五日發十八號信，諒已收到。十二三四日內誥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家泰丁內艱，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耽擱。祖母大人出月廿九大壽，若趕緊送回，尚可於壽辰迎接誥軸，故特命四弟束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岳州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即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誥命。凡事難以逆料，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誥封事，若四弟能到，二十七日有信，二十八辦鼓手香亭，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東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繳銀數數十兩，即可給予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先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即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爲然。男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

，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書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大約年底可到家。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停，家中不必挂心。

致祖父母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念二號信，並輓聯一包，朱心泉誥命一軸，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辛五處，想三月可到。又於念日發第念三號信，交摺弁，想二月可到。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日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設立神道碑，木斗冲。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而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候續具。

致父母

（正月十八日）

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尙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望大人相機而行。大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一百金，望收藏。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形，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載爲幸。男身體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師，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九弟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

。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盡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癱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臣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

致澄侯子直 洪弟 (二月十二日)

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初旬手書，具悉一切。澄侯以臘月念三日岳州，余見羅芸臯已知之；後過湖又阻風，竟走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難測如此！吾弟此後又添了閱歷工夫矣！黎樾橋託帶之件，裝車時，吾語弟曰：『此物在大箱旁邊，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須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竟記得吾言否？出門人，事事皆須細心，今既已弄壞，則亦不必過於著急。蓋此黎樾翁與弟當分任其咎；兩人皆麤心，不得專責弟一人也！祖大人之病，久不見效；兄細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熱藥。蓋祖父賦體素強，丁酉之春，以服補藥之故，竟成大病。後澤六爺以涼藥治好。此次每日能喫三中碗飯，則火未甚衰。恐醫者不察，徒見小便太數，則以爲火衰所致，概以熱藥投之，亦是誤事。兄不明醫理，又難遙度；而回憶丁酉年之往事，又聞陶雲汀先生爲補藥所誤之說，特書告家中；望與名醫細商，不知有可服涼藥之理否？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即日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爲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

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掛；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尙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有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明堂上各位老人之意。祖母之葬事，既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致卜地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况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卽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堯階一人如看得有妥地，亦不妨買。）四弟則在家幫父親與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吾身之癬，春間又發，特不如去歲之甚；面上頸上，則與弟出京時一樣，未再發也！六弟近日頗發憤，早間亦能早起。紀澤詩經尙未讀完；現係竹屋教；總多間斷；將來必要請一最能專館之人。黎樾橋御史報滿引見，回原衙門行走。黃

正齋之長子，於正月初間失去，至今尙未歸來。鄧星階就正齋之館；李希菴就杜蘭溪之館，係我所薦。同縣劉九爺，羅鄒二人，及新科三人，皆已到京，住新館。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郭筠仙尙未到。袁漱六於正月念四到京，現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周待農尙未到。楊春皆於正月二日生一子。劉藥雲移寓虎坊橋，其病已全好。趙崧原之妻於正月仙逝。舒伯魯二月出都。我家碾兒胡同房東將歸，三四月必須搬家。黃秋農之銀已付來，加利息十兩，兄意欲退還他。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白晝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懶惰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會試房師季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入泮，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但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嘆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至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望澄侯時時將此譬喻，說與子植，季洪聽之。千萬！千萬！無怠！無荒！九弟信，言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諸弟修身型妻，力變此風。若非諸弟痛責己躬，則內之氣象必不改，而乖戾之致咎，不遠矣！望諸弟熟讀訓俗遺規，教女遺規，以責己躬，以教妻子。此事全賴澄弟爲之表率，關係至大。千萬！千萬！不勝囑切之至！伏惟留心自反幸。

致父母 (三月初十日)

昨初九日已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人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單另列)初八日題目亦另列。(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宣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男癩病雖發，不甚，很近用蔣醫方早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慮。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病之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

植季洪弟 (三月初日)

二月十一日第一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十二，十八，廿一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為妙。予雖不知

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醫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堯階既允爲我覓妥地；如其覓得，即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囑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翊臣即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一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却。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吩咐：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已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作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碾兒胡同之房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醅卿之宅

（教習門生汪廷儒），比碾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移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事。正齋之子竟何未歸。荊弟周翰原聞皆將告假回籍。荊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闈，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即下圍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日，即下船進京，可謂胆大。周荇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宗達正月二十六在省起行，二月二十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二十八起行，亦二十九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徧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癱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搗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搗銅錄膏。予現二三日一搗，使之不起白皮，剝頭後不過微露紅影，（不甚紅）雖召見亦無碍。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搗，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予今日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閒，須時時看五種遺說。楷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

致祖父 (六月十七日)

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號信，係四月初三日四弟在縣城發者，知祖父身體康強，服劉三爺之藥，舊恙已經全愈，孫等不勝欣喜！前五月底，孫發第五號信，言大考蒙恩記名賞緞事，想家中已收到。六月初二孫荷蒙皇上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初六日考試教習，孫又蒙派爲閱卷大臣，初六日入闈，初七日王大臣點名。士子入闈者，進士舉人共三百八十餘名，貢生入闈者一百七十餘名。初八早發題紙，十一日發榜，十三日覆試，十四日覆命。初三日謝恩，及十四覆命。兩次召見，奏對尙無愆誤。教習取中額數，共一百二十一名；湖南得取十一人，另有全單。十七日馮樹堂回南，孫寄回紅頂二個，二品補服三付，及他物；另有單，大約八月初旬可到省，存陳寄牧家中。望大人於中秋前後專人至省來接，命九弟寫信與寄收可也！孫等身體平安；癩疾已將全好；頭上竟看不見。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餘俟續具。

致叔父母 (六月十七日)

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似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衷滋愧。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

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金竺虔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陽歐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後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顧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失望，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六月十八日）

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尙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甚遠，以是尤深愧仄！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俸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

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卽以此爲斂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癱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信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

致父母 (六月二十七日)

十八日發第八號信，言陞官事，託蕭辛五先生專人送回，計七月中旬可以到家。昨又接四弟六月初一日所發之信，藉悉一切。於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惟言至劉家更補樂方，可以長服者，則病已盡除矣！遊子聞之，不勝欣幸之至！男陞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以應用，不至窘迫。昨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贄斂二百餘金。

而南省同鄉，均未受，不在此數。前陳岱雲託郭筠仙說媒，欲男以二女兒配伊次子。男比寫信告稟，求堂上決可否？昨四弟信來，言堂上皆許可，男將於秋間擇期訂盟。前信又言以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尙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亦求堂上大人示知。潘男癱疾將近全愈，尙略有形影，而日見日好；華男身體甚壯健；餘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餘俟另稟。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  
(六月二十七日)

自四月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二十九日發家信，五月十七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十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

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薰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稍緩須臾，即恐無親家耶？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實弟少安毋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雖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貽封也！家中現有摺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爲可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十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木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此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每年俸銀三百兩，飯銀一百兩。）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諸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一。

致父母（七月十八日）

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陞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紅頂，補服，袍褂，手釧，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耕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麗參等物，計

九月可以到家。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卿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罪念。餘容另稟。

致四九季弟（七月十八日）

六月念八日發第九號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來，京寓大小平安。癩疾雖頭面微有痕迹，而於召見絕無妨碍；從此不治，聽之可也！丁士元散館，是詩中皓月誤寫浩字；胡家玉是賦中先生誤寫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三個月；臨行送他俸金，渠堅不肯受。其人知情知義，予僅送他褂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銀。渠出京來，來信三次。予有信託立夫先生爲渠薦館。昨立夫先生信來，已請竹屋在署教讀矣！可喜！可慰！耦庚先生革職，同鄉莫不嗟歎。而渠屢次信來，絕不怪我，尤爲可感可敬！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忝列

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况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弃髦老兄。我家將來氣運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吳彭兩壽文，及四小書序，王待聘之父母家傳，俱於八月付回，大約九月可到。袁漱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許與他；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幾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余意卽於近日訂庚，望四弟稟告堂上。陳岱雲處姻事，予意尙有遲疑。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諾歡喜之意，筠仙已經看見；此書信告岱雲矣！將來亦必成局，而余意尙有一二分遲疑。岱雲丁艱，余擬送奠儀，多則五十，少則四十，別有對聯之類，家中不必再致情也！餘不盡言。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八月十八日）

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二十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知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癱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碍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作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要緊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因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眞金簪一，眞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鐲二，紅絳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扇插一，筆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賻儀三十兩，

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予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同鄉蕭史、郭筠仙、孫鰲舟、徐壽衡並出京，在八月底起行。郭孫走江南，徐走山西。鄧辛階尙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袁漱六家。龍滋圃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極盛。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月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矣！書不詳盡，除俟續寄。

致澄侯子植季弟

（九月初十日）

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二十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一紙。蓋至是始悉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二十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會季甫唐鏡丈莫班臣鄧荻山歐陽滄溟丈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呈請

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封，晉祖父母，父母，並可賍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論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復，亦未可知。至姻事則確有成言矣！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白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尙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尙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劉福橋先生要掛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壽衡不回家，史樓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羅筠臯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筠臯也！滄溟丈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牧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卷至京，余擬送賀儀

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衙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筠臯之項，不敢交彭，恐其難擔艱險。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齎，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捱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持；吾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障，甚是妥協。余送渠奠儀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輓聯，現尙未寄。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唐畫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各件，容當再寄物與他；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蛀。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多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

致澄侯沅甫季洪弟（十月十五日）

十月十二日接到九月初六，澄弟在縣學憲行臺所發信；十五日又接二十三日，在省城曾

子爾所發信。其八月在省各信，已於前月收到；前次信已提及矣！惟九月一日託樹堂代寄一信，今尙未到。京寓大小平安。余之癱疾近日已全好，百分中不過一二分未復元，皆生首烏之功也！六弟近日體亦好。內人懷喜，大約明年正月分娩。甲三兄妹皆好。甲三讀至滕文公上，大女讀至顏淵第十二。余蒙皇上天恩，得派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武殿試讀卷大臣。會試於十三日入闈，十七發榜，覆命後始歸。殿試三十日入內閣，初五發榜始歸。其中額六十四人。殿試讀卷，不過閱其默寫武經。其弓矢技勇，皆皇上親自閱看。初二日皇上在紫光閣閱馬步箭。初三日皇上在景運門外箭亭內，看弓刀石。讀卷大臣及兵部堂官，兩日皆在御前侍班。湖南新進士譚瓊林，以石力不符，罰停殿試一科。今年但有狀元，榜眼，而無探花，仰見皇上慎重科名之意。同鄉諸公，並皆如常。黃恕皆喉痛，病勢甚重。鄭小山隨大欽差至河南辦賑濟。近日河南大旱，山東盜賊蠶起，行旅爲之不安。十月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余因家中有祖母之制，故未讌客，早晚皆僅一席。凌荻舟現就園子一館，其回城內則寓余處。宋雍賓在余家教書，亦甚相得。餘不盡書。

致父母（十二月初六日）

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癱疾已

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九弟言母親常睡不着；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肉，豬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耆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當心辦之。老秧田背後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坵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壩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甚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知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祭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念一日）

正月十一日發第一號家信。是日予極不閒，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溫弟定黃正齋家館，每月俸銀五兩。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意。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業工夫，大爲拋荒；間或思一振奮，而興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

其痛着祖鞭，併心一往。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牢落無耦，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即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既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亦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舉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入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卽無不可耳！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歸家告養，他日再定

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持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尙有織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今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即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

致父母

（四月十四日）

三月廿日，男發第五號家信，內言及長孫紀澤與桂陽州李家定親之事，不審已收到否？男等身體平安。次孫於廿四日滿月，送禮者共十餘家；是日未請客，陸續請酒酬謝。男婦生產之後，體氣甚好。所雇乳母最爲壯健。華男在黃正齋家館，諸凡如恆。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兩次摺弁，皆無來信，心甚焦急。茲寄回遼東人參五枝，重一兩五錢；在京每兩價銀二十四兩，至南中則大貴矣！大約高麗參宜用三錢者，用遼參則減爲一錢；若用之太少，則亦不能見功。祖父年高氣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託江岷樵買全虎骨，不知已辦到否？聞之醫云：『老年偏癱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體熬膠醫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體熬膠醫之，可奏奇效。此方雖好，不知祖大人體氣相宜否？當與劉三爺商之。若遼東

參則醕正溫和，萬無流弊。次孫體氣甚壯，郭雨三沛霖欲妻之以女。雨三，戊戌同年，癸卯大考二等第三，升右贊善。其兄用賓，壬辰翰林，現任山西蒲州府知府。其家教勤儉可風。其次女去年所生，長次孫一歲，與之結婚，男甚願之，不審堂上大人以爲何如？下次信來，伏祈示知。又寄回再造丸二顆，係山東杜家所製者。杜家爲天下第一有福之家，廣積陰德。此藥最爲貴重，有人參，鹿茸，蕪蛇等藥在內，服之一無流弊。杜氏原單附呈，求照方用之。歐陽滄溟先生，謀衡陽書院一席，男求季仙九先生寫信與伍府尊，求家中卽遣人送至岳家爲要。同鄉周華甫揚之，季梅生杭，皆於三月仙逝；餘俱如故。男等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乞堂上大人放心。

致父母（五月初十日）

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父大人病體未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男在京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日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尙熟；次孫體甚肥胖；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家婦亦好。其餘眷口如常。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峯回氣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礪田童山，氣本不

聚，鮮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祖母葬後，尙平安；其地或尙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若附近田畝在三四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賬已過千金，然張羅尙爲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

至澄侯子植季洪弟

（五月初十日）

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郴州耒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二信，亦俱收到。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賀八爺馮樹堂梁儷裳三處，吾嘗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卽易念園處，渠旣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卽交易宅，由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卽託信雲寬寄。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卽使不遽獲售，去年家中旣進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

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為不合例而失，且以為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為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為民除害之說，為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排山之事，尙未查出，待下次摺弁付回。歐陽之廿千及柳衙叔之錢，望澄弟先找一項墊出；待彭大生還來，即行歸款。彭山岷之業師任千總（名占魁）現在京引見，六月即可回省。九弟及牧雲所需之筆，及叔父所囑之膏藥眼藥，均託任君帶回。西垣教習報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闈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為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茲準擬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以到家。臘月服闋，即可著矣！紀梁讀書，每日不過十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樸實陪

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  
(六月十七日)

五月廿四發第八號家信，由任梅譜手，寄去高麗參二兩，回生丸一顆，眼藥數種，膏藥四百餘張；並白菜大茄種，用大木匣盛好寄回，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係澄侯五月初七縣城所發，具悉一切。月內京寓大小平安。予癩疾上身已好，惟腿上未愈。六弟在家一月，諸事如常。內人及兒女輩皆好。郭雨三之大女，許配黃蕪卿之次子，係予作伐柯人。亦因其次女欲許余次子，故并將大女嫁湖南。此昏事似不可辭，不知堂上大人之意云何？澄侯在縣和八都官司，忠信見孚於衆人，可喜之至！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力，尙未將銀全數取回，渠若以錢來謝，吾弟宜斟酌行之。或受或不受，或辭多受少，總以不好利爲主。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目是。有此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李東崔先生來信，要達天聽，予置之不論。其誥軸則杜蘭溪即日可交。李筆峯劉東屏先生，要屈身訟庭，究爲不美。澄弟若見之，道予寄語，勸其「危行言遜，螻屈存身」八字而已！墓石之地，其田野頗爲開爽，（若過墓石而至胡起三所居一帶，尤寬敞）予喜其曠

蕩眼界，可即並田買之，要錢可寫信來京。凡局面不開展，眼鼻攢集之地，予皆不喜。可以此意告堯階也！何子貞於六月十二喪妻。今年渠家已喪三人，家運可謂乖舛！季弟考試，萬一不得，不必牢騷；蓋予既忝竊僥倖，九弟去年已進。若今年又得，是極盛則有盈滿之懼，亦可畏也！同鄉諸家一切如常。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不住我家矣！書不十一。餘俟續具。

致叔父母（七月二十日）

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中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言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不知果送來否？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規模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操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

父躬任之；凡勞力粗重之事，則另添一雇工。一人不夠，則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專在祖大人身邊；其人要小心秀氣。）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癱疾即發；夜坐路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怡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職；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僅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闋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祿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嬾，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諸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尙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罣念。

致叔父母（九月十二日）

八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家信，不審已收到否？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前勞辛垓廉訪，八月十一出京，姪寄去衣包一個，計衣十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渠帶回。聞叔父爲釧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銀數兩，爲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羅六嘉桓所存銀二十二兩，在姪處。右三項，皆擬托張君帶歸。前歐陽滄溟先生館事，伍太尊已復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回一信於伍處，託姪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面投伍府尊也！牧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可選。此一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牧雲。姪等在京身體平安。西席宋湘賓九月十一出京；是日即聘龐君（名際雲，號省三）直隸人。曹西垣初十挈眷出都，黎月喬十六出京。江岷樵於初八到京；嚴仙舫初十到京。餘同鄉俱如故。常南陔先生欲以其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皆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

致澄侯子植季洪弟

（十一月十四日）

十月十九，溫甫弟出京，二十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不知此時收到否？吾目疾尙未全好。此次尙不能寫信呈堂上，故仍以書告諸弟。前九月十八蒙皇上天恩，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十月初二一信，因恐張楠皆到遲，故未寫。二十日一信，因六弟出京，諸弟倉皇，又忘寫也！稽察中書科，向係於閣學四人中欽派一人，祇算差使，不算升官。其屬員有中書六人，筆帖式八人。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凡封親王用金冊；封郡王用銀冊；封貝勒，貝子以下用龍邊箋冊；封鎮國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六品以下俱用勅命。以上皆在中書科繕寫。予於十八日奉旨派出，十九日具摺謝恩。茲將原摺寄回，係在園筆帖式所寫，故字甚醜。前六弟歸時，予曾寄母親零用銀五兩，內人寄岳母零用銀二兩。因思予在京多年，並未寄零錢與嬪母使用；且四位弟婦，買棉買麻，亦極窘迫。嗣後每年予所寄親族銀內，當添母親，嬪母零用錢各四千；四位弟婦零用錢各三千。每年共二十千。今年張楠處銀到，澄弟即將各親族處照單分送。又將嬪母（四千）及四位弟婦（各三千）零用錢分送。（母親今年已有銀五兩，不必再送。）以後每年照今年爲例。上半年春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家中用度。其有不足，望家中設法張羅。下半年秋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各親族幫項，及母親，嬪母，四位弟婦零用之項。去年所開之單，記共八十千；若添家中此項，則共百千。

矣！不知須銀多少？乞澄弟告知。予之寄銀，以今年爲常規。家中所送親族者，亦望於今年舉行定例。惟孟學公之子孫赴考者，今年在省，不知曾送給否？若未送，望按名補送，以爲買筆之需，至要！至要！一切萬祈照單施行。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皆如常。紀澤讀書，已讀至太甲上。同鄉孫鼇洲已到京，餘並如故。昨日放定郡王（載銓），季仙儿先生至天津辦鹽務。又放著英朱鳳標至山東辦鹽務。十一日，刑部主事朱壽康（係朱伯韓之胞弟）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李鵬飛，俱因在娼家飲酒，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十月寶中堂興歿。昨著英授大學士，琦善仍得協辦。餘容後具。

致四位弟（十二月初十日）

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日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而於三角丘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悶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爲妥。（連間兩隔，

下半節作橫屋；客坐中間一節作過道，上半節作房。）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砌，打進去七八尺（即舊茅房溝對過之砌；若打進丈餘，則與上首栗樹處同寬），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准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捉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尙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肥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將請李筆峯代館，宋蕪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

致四位弟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

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應輪溫祖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尙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即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壠，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壠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即發執照與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不可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晉芳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太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

台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無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紀澤兒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筆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翥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騰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充蕭辛五摺紳，當於喬心農處付渠。李竹屋思鹿膠，麗參，亦俟喬公始寄。此次余欲寫信與竹屋，實無少暇矣！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一。

梁裳儷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騙客帳以千萬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也！

致父母（二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寄呈京報，想已收到。廿二日，男蒙皇上升授禮部侍郎。次日具摺謝恩；蒙召對，誨諭諄切。廿五日午刻上任。屬員共百餘人，同縣黃正齋亦在內。

從前閣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爲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八日一至閤門園奏事，謂之該班；間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陳奏者，謂之加班。除衙門官事之外，又有應酬私事。日內甚忙冗，幾於刻無暇晷。幸身體平安，合家大小如常。紀澤讀書已至酒告；每日講綱鑑一頁，頗能記憶。次孫體甚肥胖。同鄉諸人並皆如舊。餘詳與諸弟書中。

致四位弟（二月初六日）

正月十日曾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領悉一切。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厚馮吾園芝兩先生也！余即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硃諭，以爲彰瘡，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堂，皆引見，有黜而無陟。前丙午在碾兒胡同時間，壁學士奎光，即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察，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冗，恨不得有人幫辦高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

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弟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前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岷樵以揀官發之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薦鄧星階借岷樵往浙。岷樵既應允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階即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江亦應允。鄧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圓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月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謙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尙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騾；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一。

同前（三月初一日）

二月廿六發家信第三號，想可早到。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歐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枚，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復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三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烏髻有向內向外

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清出，呈堂上大人。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

同前（二月念一日）

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二十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尙有寄蘭姊，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做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二月初四日，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着劉一送至省城，共二封，因歐陽家鄧星階曾廚子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後。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爲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

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當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不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

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拮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為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去年所寄親族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為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京中一切平安。紀澤書經讀至「問命。」二兒甚肥大。易南谷開復原官，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餘不一一。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冲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

斷可以不必；若數十千，則買一二處無礙。宋湘資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鈔書一月，現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於相處。龐省三在家教書，光景甚好。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圓通觀住，日日來我家閒談。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爲好。瑣事兼述，諸惟心照。

致父母（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沈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即癱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行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二月念三謝恩，蒙召見；三月十四值班，蒙召見；三十又蒙召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日一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

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爲國家辦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諭甚嘉獎，茲付呈。李石梧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鋼鑑正史，訖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且聞其嫡庶不甚和睦，又聞其世兄不甚守儉敦樸，亦不願對。南陔先生今年來京時，男不與之提及此事，渠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澤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

致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四日接到已酉三月初九日所發第四號來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日所發第三號來信。其二月初四日所發第二號信，則已於前次三月十八日接到矣！惟正月十六日所發第一號信，則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書，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摺弁），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摺弁），二十六發第三號（摺弁）；三月初一日發第四號（喬心農太守），大約五月初可到省。十九日發第五號（摺弁）；四月十四日發第六號（陳竹伯觀察），大約五月底可到省。岳陽樓記，竹伯走時，尙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兩月內，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爲子孫者，遠隔數十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溫弟去年若未歸，此時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二三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

理，則雖顯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方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鳥奔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列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却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已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鹿茸一藥，我去臘甚想買就寄家，曾請漱六岷樵兩人買五六天；最後買得一架，定銀九十兩，而請人細看，尙云無力。其有力者，必須百餘金；到南中則直二百餘金矣！然至少亦須四五兩，乃可奏效。今澄弟來書，言譚君送四五錢，便有小效，則去年之不買就急寄；余之罪可勝悔哉？近日擬趕買一架付歸。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大人應可收藥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藥？若南中難得者，望書信來京購買。安良會極好，地方有盜賊，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尙不過分；然必須到這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既已驚動官長，故我特作書謝施梧岡；到家既封口送縣可也！去年歐陽家之事，今亦作書謝伍仲常；送歐陽凌雲，爲其封口寄去可也！澄弟寄儷裝書，無一字不合。蔣祝三信已交渠；茲有回信，家中可專人

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懸望。予因身體不旺，生怕得病，萬事廢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諸弟一人來京幫我，因溫沅鄉試在邇，澄又爲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則年輕，一人不能來京，且祖大人未好，豈可一人再離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說。希六之事，余必爲之捐從九品。但恐秋間乃能上兌；鄉試後南旋者，乃可帶照歸耳！書不能詳，餘俟續寄。

同前（五月十五日）

四月十八日發家信第七號，想已收到。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尙未到任，五月十一，接澄弟四月八日所發第五號信，並廿六日所發第六號信，而正月十七第一號，至今未到，誠不可解。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癩疾經鄒墨林開方做丸藥，有附子，黃耆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膳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尙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闔門左扉」；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字」。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澄弟若高興入闈，中元前後到長沙，定可接到。然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卽不入闈亦可。宜稟堂上問宜如何耳！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徵資，今年家書總未提

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

同前（六日初一日）

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鏘鳴處發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可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京寓近日平安。癩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弁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由查問。正月十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尙未接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日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云云。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送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

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編；並告鄧星階家，曾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聞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緣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荻舟徐芸渠並考取軍機，引見記名。黃正甫張潤農未記。餘不悉具。

同前 (六月十四日)

五月二十四發家書第九號，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初二日，又發家書第十號，交摺弁，想已收到矣！昨十三日摺弁又到，兩次皆無來信，盼望之至！六月以來，京師大雨極多，人多有病。寓中如予及內人兒子，皆略腹泄；幸數日即愈。聞江南大水，今年鄉試必須改期，現

尙未見奏明。余今年考差，頗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敘天倫之樂。昨田敬堂得放江西試差，而我私願不遂。南望家山，遠懷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現在祖父大人之病，數月不接音信，不知何處耽延？想澄弟必發有數次信矣！山西巡撫王西帥兆琛，欽差大臣陳孚恩福濟審出各款，擬定發往新疆：皇上未允，嚴旨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再行鞠審。茲將御史原參摺子付回；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而去年梁星舫萼涵中丞果得蒙恩瀚雪，褒其廉正。君子終樂得爲君子也！龐省山之兄來京鄉試，住圓通觀，自起火食。唐鏡丈之世兄住黃芩卿家。餘來鄉試者，同鄉無幾。書不十一，統俟續布。

同前（六月廿九日）

六月初二日發家信第十號，十五日發第十一號，二十日發第十二號，不知次第收到否？恕階於二十二日奉使陝西。今年湖南差運頗利。日內身體平安。內人自前腹泄後，至今尙服黃芪，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尙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銅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邵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

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一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郭雲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漱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雲仙翊丞，可即告之，不另寫信。岱雲寄程正棨信，亦已妥交；見岱雲時即告之。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即送去。餘不一一，俟下次續具。

同前（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第九號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家中懸望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有微功否？余之癬病，多年沈痼，賴鄒墨林舉黃芪，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沈重；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爲夷，變危爲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圓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余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即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亙古未有

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余之處境未裕。無論京官者自治不暇；即此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嗷鴻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余之定計，苟仕官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旨甘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月借帳不少。八月當爲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余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耳！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即沒。江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惕之時，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妄想；望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

同前（九月念一日）

九月十八日接到澄弟八月十七夜一書，植弟一書，具悉一切。吾於八月十二發十五號家

信，不審此時收到否？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於八月十七八遊脾家積滯之疾，初時錯服補劑；至廿九乃服石膏；九月初二服大黃，遂大見效，至重陽後全愈。惟前陰微腫，日內調治，將就痊可；飲食起居皆已復常。紀鴻兒體最結實，日日歡笑走躍。餘皆安善。廿五日，宗室舉人覆試；廿七派閱卷大臣三人。十五日順天舉人覆試；十七日派閱卷大臣六人。吾兩次皆與焉！季世兄覆試一等，賽司農尙阿之子，徐制軍澤醇之子，皆一等也？同鄉唐翁二君皆一等，餘不詳載。澄弟欲買鹿茸，且與譚彭二家均分。此次廷芳宇桂至長沙，尙不能買，緣近日銀錢甚窘。稍有可圖，即行買就，今冬明春准可付回。曾陳三家之銀，如必俟照到乃可取，則今冬周濟親族一項，可先向添梓坪借用；我此次先爲書告東陽叔祖也！郭筠仙七月十六丁內艱；諸弟來信，並未提及，何也？或省中尙未得知與？書不十一。

同前（十月初四日）

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二十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二十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

者。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麵席以宴客也！然余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即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折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字桂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壠，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即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明年小考，須

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尙在我家。張雨農之子，聞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往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卽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

同前 (十一月初五日)

十月初四日，發第十七號家信，由摺弁帶交；十七日發十八號信，由廷芳字桂明府帶交，便寄會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明煦換執照，並批回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條，曾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付，母親大人耳帽一件（以上共一包），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挂，筆五枝，鍼底子六十個（以上共一木匣），曾陳二人各對一付，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付（以上共一捲），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之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字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着人早去亦可。余於十月初九起至十一止，在闈較射；十七出榜。四闈共中百六十四人；余闈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矢不符

者，則原閱之王大臣，每一名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闡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聞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罪俸年半，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好而賤。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懣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舛，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貴恕階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百姓感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甯被齋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令其卽行言旋，以赴家難。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念，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齋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嘗提及，斷根與否？望下次示知。書不十一，餘俟續具。

同前 (十二月初三日)

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訃音，中腸慘痛！自以遊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辦大事，負罪嬰疚，無可贖挽！比於十八日摺差之使，先寄銀百零五兩，計元寶二錠，由陳岱雲宅專足送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國藩於十六日成服，十七日託軍機大臣署禮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爲面奏，請假兩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後，每日弔客甚多，二十九日開弔，是早祭奠，因係祖妣冥壽之期，一並爲文祭告。開弔之日，不收賻儀，訃帖刻「謹遵遺命，賻儀概不敢領」二語。共發赴帖五百餘分。凡來者不送銀錢，皆送祭幛挽聯之類，甚爲體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張，挽聯二十七對，祭席十二桌，豬羊二付；其餘香燭紙錢之類，不計其數。送禮物來者，用領謝帖；間有送銀錢來者用奉遺命璧謝帖。茲將訃帖等印發者，付回樣子，與家中一看。各處送祭幛來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緞疋綢者。余意欲將哈喇作馬褂數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親者。蓋南中老人老終，往往有分遺念之說：或分衣，或分銀錢。重五伯曾祖，以羔皮馬褂一件與王高七作遺念衣，即其證也！澄弟之信，勸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我亦再四思維，恐難輕動。惟離家十年，想見堂上之心，實爲迫切。今祖父大事既已辦過，則二親似可迎養。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餘之遠道，宿聚之資，既

已不易，舟車之險，尤爲可畏，更不敢輕舉妄動。煩諸弟細細商酌，稟知父母親及叔父母，或告假歸省，或迎養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國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親近來欲見國藩之意，與不願國藩假歸之意，孰緩孰急？望諸弟細細體察，詳以告我。禱切！望切！

同前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初九日）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日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日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日澄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六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汙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由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家書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

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雇一人服伺，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觀京師之壯麗，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心甚歉愧！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孫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即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

致父母（三月二十日）

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安信一件，實係五號，誤寫作四號，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下園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二十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里，申刻到家。一路

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念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并付來。知堂上四位老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潢男仍送兩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老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

一九六四年 四月 廿四日

封底